

文 學 叢 刊

馬和放馬的人

李 白 鳳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有版權

定價金圓一元

馬和放馬的人

李太白鳳作

發行所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十集 第十六冊

山野
苦旱
馬和放馬的人
邂逅集
遠近
生存
秋葉集
金色的翅膀

艾蕪長篇
林蒲中篇
李白鳳短篇
汪會祺短篇
阿湛短篇
靳以短篇
海岑散文
單復散文
切夢刀
生之勝利
碑下隨筆
楚音
短簡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詩集
盈盈集

李健吾散文
方敬散文
繆崇羣散文
一文散
巴金書信
姚易非戲劇
鄭敏詩歌
陳敬容詩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目次

多倫格爾的黃昏·····	一
冰河封凍期·····	四七
馬和放馬的人·····	一三一
狼——我們底敵人·····	一八一
游動在桑乾河兩岸·····	二〇三
後記·····	二四一

多倫格爾的黃昏

一

淡黃色的遠山襯着同樣顏色的大地，太陽三天沒有露臉兒，連日連夜的大風吹得地皮像生銅一樣堅硬，吹得天地一片耀眼的昏黃，這是冬天的前奏——

蕎麥收過的土地，袒露着黃色毛絨的胸膛，這走車馳馬的大平原上，如今更加寂靜了，寂靜得只有風在無牽無累地撒着歡兒；那溝裏的車轍，被吹來的黃土蓋上了，只有隱隱約約的痕跡，偶然有一隻烏鴉或者禿頂老鷹飛過，也半斜着身子光搥翅膀，急急忙忙地飛兩步退一步的匆匆經過這沒有生

氣的廣原。

遠處的城郭隱在淡淡的灰色叢林後面，迷迷忽忽的，看也看不真切，像正視着太陽一樣，人們看不清遠方的物事。

這淡色水墨畫的北方，這沒有詩也沒有音樂的頑強的土地，蠻悍地橫在大地上的車轍路……這裏的一切，都充滿着非常原始的渾厚的氣勢。

轉過一帶隆起的土崗子，在車道上，有一間窩棚，衰老得就要倒塌下來的樣子，令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它底年齡，應該是屬於祖父時代的了，然而它仍然頑強的在狂吼着的北風羣裏屹立着。

這時，昏黃的天空減少了耀目的光芒，城裏的炊煙上昇起來，使得那景象，越更模糊，就像夢裏的物事。

在這寂寞的原野，遠遠的，背着城市的方向，風聲偶然吹過一兩聲熟悉的駝鈴，由於風勢的一緊一鬆，鈴聲也忽然響了起來，忽然又啞了下去，空

洞的清脆的鈴聲，好像使得大地更顯得遼闊了，那有韻緻而且頗合節拍的清音，成爲大地微弱的脈搏。

漸漸地，駱駝下了崗子，牠們遲緩地移動着脚步，像是非常疲倦，又像是極小心地踩在這容易破壞的地殼上，輕而且慢的沒有一點聲音；這和馬羣是絕不相同的，後者卻用力地蹬開四蹄，像追趕着風羣一樣，而前者，卻慢悠悠的，舉起又放下牠那輕徐的緩步——

駱駝底嘴唇上黏滿了白色口沫，他們邊走邊嚼着胃裏沒有完全嚼爛的東西，兩隻小耳朵背向後面，長的頂毛覆蓋着細小的黃色眼珠子，不時轉動着粗而且長的脖子，和着牠們緩慢的脚步，四下裏很悠閑地審視着。

熟悉的土崗子，熟悉的車轍路，更熟悉的是這多風砂的遼闊的廣原，從牠們會走時，牠們就認識了這廣原——全生命中的唯一的世界。

這地方不特對於駱駝是熟悉的，甚而長久坐在駱駝背上，身穿老羊皮襖

的駱駝張，也同樣地熟悉這一切。

駱駝張橫騎在駱駝上，那一對柔輓而且溫和的駝峯，是比馬鞍子要舒服百倍不止的，可是，雖然有這許多數說不盡的好處，駱駝張卻不滿意於這種打坐似的旅程，從他那長期騎駱駝因而便磨得背脊佝僂的形狀，就可以證明這種生活，也不如人們想得那樣富於詩意的。

他自然是俗而又俗的人，在城市的人們看來，對於這種人，就像霧裏看山一樣，老是迷迷糊糊，認不清他底生活的底層辛勞。

可是，駱駝張並沒有想到這許多事，他像一個鏽錶的齒輪，按照着自然法則的分配而轉動；他底感覺和駱駝同樣的遲鈍，屁股後面的酒葫蘆和腰前插着的煙桿兒，是他僅有的安慰和消遣。他坐在駱駝背上，累了就抽袋煙，再不就飲上一大口高粱酒，心裏迷忽的時候，就在駱駝背上打盹兒，幾十年了，他也從沒有掉下來過；如果喝酒，抽煙和打盹兒都厭煩了，他可以跳下

地，把繩頭兒朝駱駝背上一甩，佝僂着背陪着駱駝踱着方步。

這就是拉駱駝的人的全部生活，跑口外的，沒有誰不是這樣一代一代混下去的。

當然，駱駝張也不那末寂寞，雖然在這沒有生氣的大地上漫步，他仍然不孤獨，他們四個人七八匹駱駝，連成了一字長蛇陣，縱然誰也不大理誰，他們底心和脚步總是連接在一起的。

下了崗子，因為天還沒有大暗，他照舊用單手搭了涼棚，看看迷迷忽忽的隱在樹林和煙霧裏面的大城，然後不經意的，也可以說是按照着習慣的看了看那座和他非常熟悉的窩棚，當他一看見窩棚的時候，照例地帶了牲口，在這裏，他們都是習慣地抽一袋煙，磕一會牙兒，然後再進城的。

今天照例地帶住了駱駝，朝後看了一眼，伙計們都習慣地跳下地來，走向窩棚去；因為外面風太大，火簾打不出火星來，而駱駝呢，牠們當然更加

習慣地先跪下前腿，然後連後腿也坐下去，同時，也沒有忘記咀嚼，正像牠們主人一樣，沒有忘記抽袋煙。

在窩棚外面，駱駝張站下了，他看見趙奶奶坐在草地，背靠着架子睡着了。

『趙奶奶，有糊糊嗎？』他習慣地招呼了一句，然後被喊的人似乎沒有聽見，她底頭微偏向左方，面對着遠處煙霧迷離的城市。

駱駝張也沒有進窩棚，他就地坐下來打火簾，打了老半天也不見火星，便不禁又向那睡着了的老太婆叫道：

『趙奶奶，有火麼？』

依然沒有回答，而且是那樣平靜地沒有鼻息地安睡。

駱駝張朝着伙計做了個怪臉，就斜欠着身子推了推老太婆，想不到他用過猛，被推的人就勢倒在地下；他不禁奇怪地站起來過去看看，那老太婆

好像並沒有睡着，她瞪着空洞的眼睛，原來她已經一睡不醒了。

駱駝張嚇得倒退了半步，當然，並不由於害怕，而是因着驚異，他又推了推沒有動靜的老太婆，然後回過頭來向大伙兒說：

「趙奶奶死啦——」

人們都圍過來看這死去的老婦人，他們知道她底一切，就像熟悉自己的家事一樣；這樣一來，這一羣人，少不得要爲這位老太婆歎息，同時也要討論到沒有人安葬這可憐的老婦人的種種問題，使得他們又在這裏多擔誤一會辰光。

二

四十年前，趙奶奶那時才十八歲，她底爸爸爲着貪圖趙守備的五十塊龍洋，就把這樣一個年輕得像一朵花似的女兒，賣給趙家做二房；趙守備是鑲

黃旗世襲的武職，說起來也好笑人。他既開不滿弓，也打不起把勢，好在下太平了多年，只要逢年過節對上司的禮物不會忘記的話，這也就算是大大的稱職了。

趙守備一世也沒有經過什麼風霜，就在這略微有些胡匪的地方來鎮守，他所能做的事究竟是什麼，誰心裏都是雪亮的。平時除了整天躺在大坑上抽鴉片之外，他唯一的嗜好就是養鳥兒；什麼八哥，臘嘴子，老西兒之類，他是無一不備的養了好幾籠。閑來無事，趙守備照例的抽煙，逗鳥，手裏一對油核桃不停地在掌心裏滾來滾去，這就是守備爺的日常生活縮影，除非有什麼紅白慶弔之類的大事，他是輕易不出大門一步的。

例若上面有剿匪的文書傳下來的話，在守備爺看來倒沒有什麼出奇，可是府裏的營兵卻都在磨拳擦掌地準備出動。因為一剿匪照例是有意料的好處的，老實說：營兵一離開張家口的城門，隨處都有錢在那兒專等他們去拾

呢！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匪如梳，兵如篦，官來像刀剃。』那就是說，胡匪過境，不過像用梳子梳了幾下，兵一來呢？就等於換了篦子，老爺一出馬，那只有刀剃得最清爽，真所謂雞犬不留。因着這種緣故，無論那一莊過了匪，也沒有人敢去報官，所以守備爺的兵馬，平常都是各安其位的各自逍遙的等着發餉。

趙奶奶進門的那一年，正趕上老佛爺信奉義和團，因為他們有神符不怕洋鎗洋砲；這樣就不免有點上行下效，守備爺當仁不讓，他馬上拜了師，上了壇，每天鳥也不餵的學符學咒，並且還在自己後花園裏搭了座大台，每天晚上都插斗步月的苦練起來。

在張家口的毛子並不多，只有一座挪威國的教堂，按理說，對付這幾個洋鬼子，他們是綽綽有餘的，只不過在這裏信奉洋教的二道毛卻不少，據說

有好幾千，這倒是一樁棘手的事情。好在守備爺早已成竹在胸，平時早就把二毛子的處住調查清楚了，單等北京城裏一打東交民巷，他們在張家口就動手殺毛子。

趙奶奶的父親也是被鬼迷了心，三不知的，他也進了教堂受了洗，本來大字不識的莊稼漢子，信耶教也是沒有一定準性的，可也就這樣，在八月十五日那天晚上，被弟兄們拉出來一刀給砍了。

及至守備爺第二天回府，才知道這回事，他也打算辦那動手的人，可是又礙着師兄弟的面子，也沒有法子下手，這樣一來，真弄得趙奶奶哭了好幾天都沒有開交。

那曉得這一殺毛子居然殺出了大禍，不上十天工夫，聽說鬼子兵就進了北京城，光緒皇上跟着老佛爺母子三人，兩乘青布驃車兒就滑到了下花園；接着聖旨下來了，凡是帶領義和團燒教堂的文武官員一例參奏，趙守備一看

風聲不好，就帶了家眷溜出了張家口，打算到溝幫子舅爺家裏去躲一下子風頭。

守備爺的一家走不上五十里的地方，就遇見了胡匪，趙奶奶在亂軍之中被家丁救出了重圍躲在林子裏，等到第二天清早出來一看，守備爺的頭和身子早就分了家，他們因為怕二毛子報仇，也沒敢落脚就直奔多倫城來避難，趙奶奶騎着騾子抱着少爺，家丁呢？就跟在騾子後面，三天趕到了多倫城。到多倫城之後，趙奶奶就聽了家丁的主意，把手飾賣掉買了個葡萄園，接着就鬧革命，宣統皇帝下了龍廷，他們當然更加不敢回到張家口去了。

趙奶奶的孩子在那年正滿十歲。她當然沒有錢教他進學房，就留在家裏陪着家丁看守園子；幹這行當說起來也真不容易，冬天要埋秧，春天要搭架，夏天一到他們更是忙得日夜不停，白天要捉蟲趕鳥，晚上還得守園子，一面防人偷葡萄，一面又得打那最愛偷吃葡萄的小狐狸。所以小爺的事也不

輕快，然而這野性的孩子，這勾當都很合他的意，這也就養成了從小拿槍動杖的脾氣。

一到八月交了秋，在北方早就有霜下了，白色的長形的馬乳葡萄也就到了上市的時候，當然他們更加忙了，要支架子，糊口袋，剪葡萄的那半個月，園子裏也川流不息地來了許多葡萄客人；小爺這時分外的起勁，他幫着秤葡萄，裝簍子，最使他高興的，就是這幾天特別許他吃葡萄，他就乘着衆人忙亂的時候，選那大而帶霜的葡萄，連吞帶咽的吃得滿肚皮。

最後，他們又把些好的葡萄裝上了車，由家丁駕車沿兒，他們一齊到張家口去出售這最好的口葡萄。

假如這樣的生活，能夠像沒有風的靜水，那當然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這真應了一句老話：『天不從人願』，北京城一鬧革命，火車馬上不通，這堆成小山的口葡萄和皮貨都擠在張家口，就像一條垃圾太多的小河，連水攏

在那兒流不出去。這一下子可把趙奶奶坑壞了，口葡萄的水份太多，放不久就爛了，明年的嚼過是多末困難，這也是想像得到的了。

正所謂無巧不成書，頭年的葡萄沒有進帳到還算其次，一過三月葡萄剛上架不久，那個家丁得春瘟，不到五天就死了；這樣一來，只剩下他們母子兩個人，看守這樣一座葡萄園，那份的困難，更不用說了。

當北方的晚春過了，葡萄正要開花的時節，趙奶奶再也沒有法子支持母子倆的伙食，她雖然四處去拉動，也補不上這還要過四個月苦日子的大窟窿；萬分無法，就用今年的葡萄到王老爺家裏押了一百五十塊錢，這樣一來，今年的收成變了王家的了，明年呢？這整整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該怎麼過法，趙奶奶想來想去也沒有一個更好的辦法。

今年的葡萄既然押給了王老爺，王家自然派人來打理一切，倒也免得她們母子的麻煩，不過當葡萄成籃的抬出園子，龍洋和老袁頭進了王老爺的箱

子的時候，趙奶奶一直哭了整整的十天，她底心上像插了把刀子，連飯也不想吃的只是乾哭。

小爺呢？人倒滿有骨氣，他不能等着餓死，就瞞着趙奶奶吃了糧。他雖然才滿十五歲，可是老大的個兒，會打槍，更會騎馬，這在一些野生的孩子看來，他已經抵得上一匹牙全脚健的馬駒子。做母親的呢？倒也不反對兒子這樣幹，她想孩子畢竟也算有種，說不定吃上三年五載的糧，弄到一個一官半職，也算自己不自辛苦了一輩子。

小爺現在已經成了個小丘八，除了一身灰之外，他只帶給這老婦人一點比星光還要微弱的希望；那時候正好袁世凱想坐龍廷，沒有多久，各處的叛兵都起了事，多倫一帶的胡匪也鬧得更加兇狠，因此那裏的仗仗也打得滿利害。

是一個深秋的黃昏的時分，趙奶奶剛把摘葡萄的長工打發走了不久，就